

流动的界河水，坚守的夫妻哨

“界河夫妻”30年守河护边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张研、何军、胡虎虎、张啸诚

初春的早晨，军武哨所前的红旗披上阳光，迎风抖擞。哨所边的阿拉克别克河水声淙淙，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蜿蜒奔流。一老一新一座瞭望塔屹立在白杨树群中，它们接续见证了马军武夫妻30年的守边岁月。

马军武爬上哨塔，登高远眺，中哈边境的炊烟、人踪、树影一览无遗。“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旁牧羊牛。”这是他生活最生动的写照。

一个30年也没兑现的承诺

“我耳朵一听就知道水大了。”马军武讲起自己的经历，故事的源头就是他常年守护的阿拉克别克河。

军武哨所，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185团中哈边境，这里人迹罕至，只有阿拉克别克河四时鸣咽。

1988年4月，中苏阿拉克别克河遭遇雪性洪水，洪水改道冲垮了185团灌溉引水的桑德克龙口，夺路喀拉苏自然沟涌入额尔齐斯河。

马军武提起当年说：“根据当时的国际法惯例，中苏国界位于界河中心。如果任凭界河改道，界河以东、自然沟以西有55.5平方公里的领土就会丢失，那我们真成了千古罪人。”

国土神圣，守土有责。185团的弟兄们并肩奋战，终于让洪水重回故道。19岁的马军武也经历了这场抗洪洗礼，他下定决心，以后在这里护边守水。

从此，祖国最西北的荒漠升起一缕孤烟，在阿拉克别克河岸边的土坯房哨所里，多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马军武白天沿着界河巡视，夜里枕着水声入眠，巡边的同时他给桑德克河龙口配水，保障下游农业灌溉。原本哨所和龙口同名，也叫桑德克哨所，大伙儿叫着绕口，就叫成了军武哨所。

1992年初，马军武经人介绍了妻子张正美，张正美直言第一眼没看中他：“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是不错，就是个不高。”小马也不吭声，光在干活的时候下苦力。还是老丈人一锤定音：“这小伙踏实肯干，嫁了没错！”从此军武哨所成了夫妻哨，孤寂的荒漠里多了家长里短的欢笑，柴米油盐的絮语。

结了婚，马军武和张正美打算回到团部，他母亲已经在城里买了一套旧房。谁料第二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185团职工马军武(右)在巡逻途中。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开春就发了洪水，从三四月份发到五六月份，洪峰一过又该农忙了，到了给农民配水的季节，实在走不开。

阿拉克别克河的洪水周而复始，马军武跟老婆说的那句“明年再走吧”的话，年年说，30年也没兑现。

马军武说自己从来也没想过要在这待这么久，从来也没人要求他待这么久，可不知不觉30多年过去了。张正美却知道原因所在，她说：“他这个人做事太认真，他总说自己走了别人还得重新再来。”

冬天啃冰馍咽雪水，夏天抹柴油驱蚊虫

山川萧条极边土，军武哨所周围，自然环境恶劣，185团党建办主任刘锦安笑着形容：“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陪伴马军武和张正美的只有白杨树的树影，黄沙的流纹，雪山的褶皱，界河的水声。实在闷得发慌，马军武就跑到戈壁滩上吼

两声，听一听自己的回音，就当和别人对话了。

张正美笑着说：“在这里，我们俩吵架都没有拉架的。”

一入冬，夫妻俩买上半年的白菜、洋葱、萝卜和面粉，都放菜窖里。巡边路20多公里，马军武就带上馍馍，饿了啃两口，渴了就喝几口水。冬天馍馍被冻得发硬，马军武一口馍一口雪硬往下咽，满嘴都是冰碴子。

“夏天最难熬，夜里蚊子，白天有小咬，它俩倒班。”马军武笑着说，夏天哨所外的蚊虫达到1立方米1700多只，30多年里，养的狗就被叮死了4条。他自制了一种驱蚊剂，在户外每15分钟就得涂抹一次，“来苏水、柴油、驱蚊剂、薄荷油、花露水，反正能用的东西都用上，就跟做那个鸡尾酒一样，用的时候晃一晃。”嫁过来之后，张正美从未穿过裙子。

每年五六月份，夫妻俩雷打不动地订报刊，早期每年600块的工资，在报刊上要花一两百，《故事会》《婚姻与家庭》……张正美谈起这些刊物如数家珍，只要有文字的东西都被翻烂了，油墨香满屋，让两口子有一份和外界保持联结的安稳。

订报舍得花钱，只是费眼睛，马军武回忆：“平时都点马灯，冬天煤油灯把鼻子熏得黑黑的，过年时候才舍得点蜡烛，蜡烛5毛钱一根，舍不得。”

后来夫妻俩有了个诺基亚手机，但移动电话得固定着拔，“就是用钉子钉住，挂在门框上，就这个地地方能收到信号。”张正美说。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日子过得清苦，马军武却总是很乐观，他对张正美说：“条件会慢慢改善的。”

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中工作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6年，夫妻俩告别土坯房，搬进新哨所，种上了花草，吃上了新鲜蔬菜；

2008年，新的20米高瞭望塔建成，守边夫妻更上层楼，看得更远了；

2010年，军武哨所前通了水泥路；

2017年，哨所配备了新一批护边员，两个人的相依变为了一群人的坚守……

马军武感叹：“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2010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这天，马军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3年7月1日，张正美也成为党员，在党旗前，马军武郑重地为张正美戴上党徽。

如今位于185团境内的白沙湖景区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雪山映着蔚蓝色湖水，大漠里写下守边豪情，185团打造出红色旅游的靓丽名片，迎来了更多游客的身影，马军武当起了边防知识义务解说员。

“你看，这是中国，这是外国。”马军武家屋后建起了一座抗洪守土纪念馆，纪念馆里，马军武夫妻的事迹也成为重要一章，他常抱着小孙子进入其中，让孩子从小感受红色气质。脚下玻璃通道里的彩灯标识出中哈国土的界线，马军武踩着标识清楚的地图，宛如自己33年的守边生涯的缩影图景。

观察堤坝水情，检查树林植被，维护标志设施，劝阻沿途违规活动人员，30年来马军武夫妻守护地段无一起涉外事件。

每天早晨，马军武和张正美在简单而又隆重的仪式中升起国旗，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映着国旗的红色，熠熠生辉，马军武说：“有了这面旗，无论巡逻走多远，都能找到方向。”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27日电

『树叶训令』里的人民情怀

新华社石家庄4月28日电(记者陈忠华、白明山)暮春时节，记者走进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村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这里浓缩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的荣誉与辉煌。馆内一张照片吸引了参观者驻足：只见一男子爬上高大的杨树，树底下一群人仰头伸手，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纪念馆讲解员高宗雯说，这是边区老百姓在摘树叶，这里还有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同志以阜平为起点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晋察冀北岳区发生严重的灾荒，加上敌人封锁，边区的生产生活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树叶成为军民最主要的口粮。当春天树叶萌发，杨树、榆树都长出嫩芽时，聂荣臻司令员下令不许部队在村庄方圆十五里以内采摘树叶，要把树叶留给群众，自己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训令下发后，聂荣臻专门召集给养供应的同志开会。他说：“敌人连续‘扫荡’，部队的给养的确十分困难。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晋察冀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这些天，老乡们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那些被饥饿折磨的孩子，骨瘦如柴的身子顶着一个大脑袋，背井离乡，沿村讨饭。可是，各村庄都闹饥荒，让他们到哪里去讨饭……”

讲着讲着，聂荣臻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说不下去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在困难时期我们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部队不仅不能采摘树叶，还要利用战斗间隙，帮助人民搞好生产。军区机关要自己动手，节衣缩食。”

边区各级政府和阜平的群众听说军区发了训令，非常感动。他们找到聂荣臻司令员，要他收回训令，还把采摘的树叶送到部队。老乡们拉着聂荣臻的手说：“聂司令，你也太难为战士们了。鬼子打死咱八路军战士，用刺刀挑开肚子，肠子里都是糠糠菜菜，挎包里只有几把枣儿呀……现在闹饥荒，八路军饿着肚子，连把树叶都不能捋，怎么能行呢？”聂荣臻深受感动地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八路军的纪律。请乡亲们放心，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

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曾驻扎在史家寨村。今年74岁的史家寨村村长张朝杰说，他的父亲当时担任过聂司令的警卫员，他曾经将训令珍藏在自己的行李箱，他也亲眼看到过。

张朝杰说，当年的一首歌谣一直流传至今：二月里寒食柳芽黄，三月里谷雨雨叶长。家家户户采树叶，一春树叶半年粮，精打细算度春光，节省粮食交公粮，子弟兵吃饱好打仗，支援前线第一桩。这充分体现了晋察冀军民、民拥军、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

时光的礼物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沈汝发)“茄子”，两位老人配合摄影师的指令，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90岁的肖丹和86岁的钟平均夫妇，都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冲在一线，多次立功受奖，党龄分别达71年和61年。22日晚，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街道“为百名老党员拍全家福”活动，为他们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记忆。

肖丹老人穿上绿色军装，钟平均老人身着红色风衣，两人胸口都佩戴着党徽。他们相互依偎，不时轻声闲聊。单人照、夫妻合影、全家福……随着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一个个美丽瞬间定格。

这是一份时光的礼物。

“老党员们为国家的解放和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江东街道党工委书记浦健说，街道辖区内共有4990名党员，500多名党员党龄在50年以上，其中既有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党员，也有获得过国家、省、市、区级荣誉的老劳模和老三红、红旗手等。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东街道组织为百名老党员拍全家福活动，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让老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同时用鲜活的身边人、身边事将老党员们爱国爱党的精神代代相传。

浦健说：“我们会把这些照片裱好送给老人，同时精选100张照片举办摄影展，并将老党员们的初心故事整理成文集。”

记者在肖丹老人家里看到，他们夫妇在不同时期都留下了许多照片，有年轻时穿着军装的影像，也有年老时和孩子一起的合影。

“这次拍摄是建党100周年之际对我们的关怀，有特别的意义，终生难忘。”肖丹老人说，“作为一名老党员，看着我们党一步步发展壮大，感到非常光荣，祝福我们的党和国家越来越好。”

四代人 一份情

4月26日，在临沂市沂水县院东头镇曲家洞子村，乡村医生张德庆(左)上门为村民提供健康服务。

张德庆是山东临沂市沂水县院东头镇院东头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们一家四代从医，三代老党员，扎根沂蒙山区，守护老区群众的健康70年。

张德庆的爷爷张道立曾是一名战地卫生员，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沂水县院东头镇，工作之余，免费为周围群众治病送药。父亲张在吉18岁时成为一名乡医，为乡亲们把脉问诊，直至2015年退休。

1995年，张德庆临沂卫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张家第三代乡医。

如今，张德庆的儿子张维峰已从口腔医学专业毕业，在济南的一家医院实习，并成为一预备党员；而女儿张维芝正在河北中医学院攻读中医专业，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70多年来，张德庆一家四代人，衣钵相传，用一份真心守护着父老乡亲们的健康。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从“一五”计划看“一张蓝图绘到底”



鞍山钢铁、中国一汽、中国一拖、沈阳机床、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康藏公路、新藏公路……

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大工程，都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

16开大小，大红色的封面，右上角印着“绝密”字样——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蕴含着当时人们对现代工业的向往与憧憬，述说着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起航的激情岁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军告诉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工业经济很落后，底子非常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党开始考虑经济建设问题，就是想学习苏联搞5年计划。

从1951年起，我国着手试编“一五”计划。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支持大量运算，甚至计算器都比较少，都是使用算盘、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方案稍有变动，数据都得相应变动，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

规划编制期间，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楼里整日响起噼里啪啦打算盘声音，此起彼伏。整座大楼夜晚灯火通明，因此被人戏称为“水晶宫”。

“一五”计划草案，边讨论、边修改、边编制、边执行，经过近四年、五易其稿，最后经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场以156个(后增至16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全面展开。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国家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上马，许多中国过去从没有的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

鞍钢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不锈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我国首批12辆汽车下线；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的我国首架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大门，驶出我国第一辆拖拉机；在武汉，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华北制药厂火速建成，我国第一批青霉素问世……

“一五”计划，对我国工业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赵学军说，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布局得到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初步改变。

“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成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2020年圆满完成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一张张五年“施工图”，围绕各历史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接力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2021年3月11日，人民大会堂，掌声热烈响起。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接续奋斗。更加精彩的中国画卷，已经铺展……

(记者姜琳)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